

兩姊妹

何 苦 作



華北人民出版社



兩姊妹

華北人民出版社



715.12
178



書號：6005
兩姊妹

編作者：何 苦
出版者：華北人民出版社
（北京香餅胡同七十三號）
總經售：新華書店華北總分店
印刷者：北京日報印刷二廠

1—22,000
定價1,600元

一九五三年八月初版

本書 26,000 字

內容提要

這本小說，寫的是姊妹倆的婚姻故事。

這一母所生的兩姊妹，姐姐的打算是：「嫁漢嫁漢穿衣吃飯」；妹妹的打算是：「勞動生產自力更生」；這姊妹倆是兩種思想、兩種性格，走着兩條不同的道路。

在舊社會裏，姐姐得到了暫時的「安樂」，但她所花費的代價，是犧牲了自己美好的青春。妹妹雖然受到一些痛苦，可是她在艱苦的鬥爭中受到了鍛鍊。

毛主席給人們帶來了幸福和歡樂。在妹妹要建立新的生活的時候，落後的姐姐和母親在姐夫的唆使下，却想阻礙妹妹的幸福婚姻，但他們在婚姻法的面前，當然註定是要失敗的。

妹妹爲了爭取婚姻自主，鬥爭勝利了，這是新社會制度的勝利。而姐姐也在這新制度的光輝照耀下，從錯誤的道路上回過頭來。

孫大娘膝下無兒，所生兩個閨女，一個叫玉珍，一個叫玉蘭。這兩姊妹，雖是一母同胞，性情却大不相同：那玉珍生性乖巧，比較輕浮，平時最喜歡賣弄小聰明，還愛佔個小便宜；玉蘭與姐姐恰恰相反，她爲人憨厚耿直，一根腸子到底，待人誠實，心口如一。

她們倆的父親，原在一家百貨公司裏做個小事，每月掙個二三百斤棒子麵錢，只能將就着餬口。父親一死，可就慘了，家裏一無所有，淨指着孫大娘到外頭攬點雜活，給人家縫縫洗洗，能掙幾個大錢？玉蘭就在她父親死的那年，入了她家附近的一個紗廠當學徒工。那時玉珍十八，玉蘭才十五，照道理應該是姐姐先擔負養家責任，但玉珍這孩子却有她自己的打算。

玉珍這樣尋思：「一個閨女家，找着婆家出了門子，才算是葉落歸根。我今年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再過上一年半載的，尋個比較富裕的人家，不但自己終身有靠，連母親，

妹妹也可以跟着沾光；要是進了廠，再想攀個好門好戶的可就難了，人家體面人家，誰肯娶個紗廠女工進門呢。再說廠裏有日本鬼子，那份洋罪也真夠受的，在廠裏受個三年五載的，還不定把人給折騰成什麼樣兒哩。自己又沒個哥們弟兄，有個母親拖累着，那得受到多啷才算完哪？」她前思後想，總覺着嫁人就是解決她和她家裏生活問題的唯一出路。從前有句封建老話，叫作：「嫁漢嫁漢，穿衣吃飯。」她當時就是這麼個思想。

正巧她們家隔壁有一家姓陶的，兩口子素來不務正業，男的專替人跑合做中，女的專給人說媒拉綽。男的正名叫



二混的娘們，把玉珍引到屋裏，風言風語地挑逗她。

二寶，可是街坊鄰居背後都管他叫二混，管他娘們叫「爛桃」；合起來就叫：「寶兒一對！」這兩口子，本是見財心黑、無孔不入的傢伙，早就想在玉珍姊妹身上打點主意。他們跟孫家是緊鄰，不但了解她們家生活情況，就連孫家娘兒三個的脾氣，也能摸個八九。那二混娘們，趁着玉珍到他們院裏來串門的機會，就故意跟她套近乎，把玉珍引到屋裏，不住地用風言風語挑逗她。玉珍心裏本來有找主尋人的意思，二混娘們這麼一說，還真說對了心思，一提親事，雖然羞的臉紅耳赤，低頭不語，心裏却是默默地同意了。在這第二年，也就是抗戰勝利那一年，這筆「買賣」就算說合成功了；二混娘們，也不知在那兒找了個門路，把玉珍說給了一個在國民黨隊伍裏當軍需的軍官。

這門親事，玉珍當然是甘心樂意。孫大娘本是個耳根子軟的人，叫二混娘們甜言蜜語哄的暈頭轉向，也算同意了。只是玉蘭覺着這事有些不妥。這二年，玉蘭大了兩歲，也比較懂事了。在她們工廠裏，國民黨流氓橫行霸道地欺壓工人，比日本人更變本加厲。她一聽到「國民黨」這三個字就覺着頭痛，感到厭惡。她發現姐姐和母親拿錯了主意，可又不知道怎麼樣勸解才好。

在訂婚的前幾天，陶二混和他娘們替男家送了好些禮物過來，什麼戒指咧，手錶咧，綢緞、呢絨、料子咧，整整拉了兩輛三輪車。二混娘們把那些禮物在孫家母女面前抖

露開來，指手劃腳地指點：「這隻錶是多少鑽的，那對戒指有幾錢重，那塊料子值多少錢……，一件一件都讓玉珍娘兒倆過了目，便笑嘻嘻地指着那副赤金鐲子嘆道：「光是這個就值幾十袋洋麵！這都是些小巧的禮物。人家那頭說啦，姑娘喜歡什麼買什麼，有的是錢，等喝完了訂婚酒，姑娘要買大件的東西，比方說什麼自行車嘞，木器傢俱嘞，那頭兒派汽車接您一塊出去挑去！」二混娘們越說越來勁，兩隻母狗眼笑的眯成一道縫，嘴裏的唾沫星子，濺的滿處都是。

這一下把個玉珍樂的連心眼裏頭都覺着癢癢。孫大娘也樂的合不上嘴。玉蘭却冷冷地說道：「別讓這些金子照花了眼，還是多掃聽掃聽人怎麼樣吧。姐姐是跟人結婚，又不是跟金子結婚。」二混娘們接過來說道：「嘿，您看二姑娘說的……人哪，你姐姐早相過啦，像片拿來了好幾張，軍裝的，便裝的，戴帽的，不戴帽的，小伙子可漂亮着哪！」玉蘭道：「我問的不是模樣，是人品。」二混娘們正要答話，玉珍搶着說道：「得啦，人家過了禮，就算定啦。不管人怎麼樣，我要是看走了眼，反正是我自己受罪，我認頭啦。」玉蘭剛才說那一番話，本是好意，無非是想提醒姐姐多考慮考慮，免得上當。玉珍却以為妹妹有心吃醋，妬嫉她尋上了好女婿，看到了這麼多禮物眼熱，才故意說出那些話掃她的興；心裏一火，便堵了玉蘭幾句。玉蘭一看姐姐誤會了自己的意

思，再說下去就要鬧僵，不說明白又覺着委屈的慌，氣得兩眼一陣發酸，眼淚圍着眼眶子滴溜溜地直轉。二混娘們在旁邊乾咳兩聲，半打岔半正經地對玉蘭笑道：「得啦，姑娘，趕明兒我也給你說合一個，比你大姐這個還要漂亮！」玉蘭把臉一板，眼一瞪，指着二混娘們說道：「死了你那條心吧。你老姑心明眼亮，上不了你的當。實話告訴你，你打什麼主意也做不成這筆買賣！」

玉珍的親事可就這麼定下了。結婚那天，玉珍對婚禮的排場、新房的擺設、身上的穿戴都很滿意，只是發現她這位新女婿的模樣可不怎麼可心。這人：胖胖的、矮矮的、圓圓的，兩腿挺短，肚子挺大，腦門刮得又青又亮，乍從遠處一看，他那副樣子，活像一個大酒罈子上攔着一個三白西瓜。玉珍偷偷地瞧了瞧，越瞧越覺着不對，咦？怎麼跟像片上的模樣長的不一樣呀？仔細看看，才看出他的確就是像片上的那個人，不過那張像片，起碼是十年前照的。

玉珍起初覺着心裏挺彆扭，可是一想起家裏那份過怕了的窮日子，看看眼前這份舒適生活，這點心事不久也就風消雲散了。

玉珍結婚以後，日子過的挺順心，一年難得回幾趟娘家；倒是孫大娘惦記着閨女，隔長補短地就到她家去看看。玉蘭呢，還照往常一樣上工，供養母親。收入雖不多，虧得娘兒兩個過日子儉省，倒也能湊合着吃飽穿暖。有時被母親拖到姐姐家走回親戚，玉珍也把自己穿過了時的半舊衣服，給她幾件，但玉蘭堅決不要，只推說：「這種摩登式樣的衣服，上工穿不合適。」

天津解放時，玉珍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。自打解放以後，慢慢地，玉珍回娘家也回得勤了，態度也變了。從前，一回家就往炕上盤腿一坐，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還老嫌盆碗不乾淨，飯菜不合口味，住不了一兩天就住不下去了；現在呀，回家一住就是一星期，短不了的還幫着母親洗衣做飯，有時還替玉蘭縫縫補補，不過現在却常打娘家往回捎東西了。當然，玉蘭娘兒倆也沒什麼好東西給她，也就是玉蘭在廠裏關的幾碼青布咧，發的獎品咧，合作社買來廉價的日用品咧什麼的。

一九五〇年的春天，玉珍一個月內就住了兩趟娘家，這幾次回來，對玉蘭特別親熱，不住地問長問短，還老唸叨玉蘭性情好咧，模樣俊咧，工作好，關錢多咧……把個玉蘭誇上了天。

這倒是爲什麼？有句形容自私的人的老話，叫作「無利不早起」，這裏頭自然有緣故。

玉珍嫁的這個丈夫，原是個投機商人，名叫高旺；因爲做投機買賣蝕了老本，就設法鑽到國民黨隊伍裏當軍需，改名高陞。這個人，可用不着我來介紹，讀者從他幹的事由和他的這個名字上，就可以想像到他是怎樣的一個人。

高陞做了這幾年軍需，撈了不少油水。解放軍圍困天津的時候，他一看事情不妙，便「自動退伍」了。解放後，又恢復原來面貌，當起商人來。

在解放初期，趁着物價波動的機會，那高陞也曾做了幾筆有油水的投機買賣，往後可不行了，物價一穩定，越倒騰越吃虧。因爲偷稅，被稅務局查着了，按規定罰了他幾次，再加上過去過慣了腐化享樂的生活，家用開支挺大，他又常在外頭和一些狐朋狗友花天酒地亂揮霍，折騰了一年多，就把從前的存項折騰得差不多了。這時，他還不想規矩矩遵守政府法令做買賣，老是惦記着發橫財。玉珍有時勸他，他就說：「你一個娘

們家別亂插嘴。你懂得什麼？撈點小蝦還不夠一頓吃的，釣條大魚就可就夠咱美美地過上一年半載的快活日子。」

有一次因爲本錢短少，他去找一個姓李的朋友借錢。姓李的說道：「不瞞你老兄說，存項是有一點兒，可是我自己也準備着倒騰個小買賣。再說我老婆今年死了，還沒續弦，將來辦喜事還得用一筆大錢哩。」高陞一聽這話，就想起他小姨妹玉蘭來了。他想着：要是把玉蘭說給他，跟他拉上了連襟，借錢的事兒可就好辦了。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便故作驚訝道：「對了，你看我這個做大哥的可真不對，我還忘了老弟沒結婚哩！得咧，這碗冬瓜湯我算喝定咧！我給你說合一個！」姓李的問道：「大哥給我說合個什麼樣的人兒呢？不漂亮我可不要哇。」高陞把大拇指一挑，眯縫着眼，滿臉堆笑地湊到姓李的面前，小聲笑道：「嘿，包你滿意！我給你說的這個主兒是我的近親，你大嫂子她妹妹。前不多日子我還見過她一面，嗨呀，那真是……你見過你大嫂子不是？這個主兒呀，比你大嫂子還要多三分人才！」姓李的叫他說得心眼直癢，高興得叫起來：「大哥！你給我辦去，辦好了，我把這點存項提出來，咱哥兒倆合夥開個買賣。」高陞說：「好啦，就這麼說定啦。」

高陞一回家就跟玉珍商量，玉珍說道：「那不行。別的都好辦，我妹妹的事我可管

不了。」高陞道：「你看，咱們已經落到什麼地步了，你還跟沒事人兒似的。告訴你，這可是最後一步棋，除了姓李的，我再也找不着能借大筆錢的朋友了。到時候我挨餓不要緊，這兩個小孩也得跟着受罪，你就能忍心看着不管？」玉珍問：「結下了這門親，你是不是有把握借到錢呢？」高陞拍着胸脯說道：「那我敢保險姓李的在我手心上轉，我敢保險咱們不久以後就能過從前那樣的好日子！」玉珍叫他軟的硬的一說，心就活了！

這就是玉珍跟妹妹近乎的原因。

三

這些日子，玉珍處處順着玉蘭，玉蘭說什麼，她只點頭稱是。玉蘭只當是姐姐近來日子過的緊，從她手裏撈點什麼回去貼補日用，也就沒把這些情形攔在心上，反倒覺着有些不忍，常以笑臉相待。

這麼一來，玉珍却以爲妹妹對她感情好轉了，心裏暗暗高興：「姐兒倆一近乎什麼

話都好說了，這就算是初步成功。」

過不多日子，玉珍就去找二混娘們，找她商量商量，怎麼樣開口提這門親事，起初玉珍提議叫二混娘們正面去保媒，自己在一旁敲邊鼓。二混娘們連連擺手道：「不行不行！你們那位老姑的脾氣，你還不知道哇！她那厲害勁我算嚐過了。爲你的親事，她就差點把我罵出狗屎來，我可不敢惹她。再說，我現在也不敢管這類的事啦。昨兒格派出所所長還把我叫了去訓了一頓，你想要再鬧出事來，我不就得蹲法院？」玉珍道：「依你的主意，該怎麼辦呢？」二混娘們道：「依我說，最好是你自己先跟你母親提提，拿話把你母親攏住囉，你母親一答應，事兒就好辦了。我呢，遇見機會就在你母親面前說幾句好話，咱們兩下一齊使勁，準有門。」玉珍說：「對！」

這天晚上，正好玉蘭不在家，玉珍就開始拿話試探她母親：「媽呀，我妹妹年紀也不小啦，您該給操持操持，說一門親事啦。」孫大娘道：「哎喲，孩子，我這些日子可正在想這檔子事兒哪！可就是咱沒個妥靠的親眷，想不出託誰好。」玉珍一聽，心想：「嘿，有門兒！便道：『媽呀，前兒個，您姑爺跟我唸叨，他有個姓李的朋友，託他給說門親事。聽您姑爺說，這個人哪，可真是個精明人，做買賣，混事由都是把好手，能寫能算，文武全材；不光這個，聽說手頭還有筆存項……』」說着，伸出兩個手指頭在

她母親面前一晃，接着說道：「聽您姑爺說，他手頭起碼有這個數！」孫大娘道：「兩千萬哪！」玉珍笑道：「哼，兩億！恐怕還不止哩！您姑爺跟我說了這麼一句玩笑話，他說：『這要是給二姨說合上該多好，可真是天配一對，地成一雙啊！』」孫大娘尋思半天，說道：「好吧，等你妹妹回來，我跟她唸叨唸叨。」玉珍道：「妹妹的脾氣可是有點倔呀，你看吧，她還不準願意。」孫大娘道：「只要人兒合適，還怕她不願意？閨女再倔還能倔過媽媽去？胳膊還能擰過大腿去？現在雖說講自主，這兒女親事，當媽媽的起碼能作一半主呀！」玉珍故意激她道：「要是她硬不樂意，您又該怎麼辦？」孫大娘道：「那還了得，放着好道不走，那還能由她的性兒反哪！」玉珍心想：行了，這就算有一半把握了。停了一會，又自言自語地唸叨：「也說不定她在廠裏有個人兒啦。」孫大娘道：「她不敢！我成天守着她，什麼來往的朋友也沒見過，沒有的事。」玉珍道：「哼！廠裏『男女混雜』，亂糟糟的，真要有，您又該怎麼辦？」孫大娘道：「那可不行，先『有』後娶，那還不丟死人哪！要有那事我就得跟她一頭撞死！」玉珍一看母親真上火，便道：「嗨，也是我說個閒話兒罷咧，只要您開口，我想這事兒就差不離啦。」接着，玉珍又把那個姓李的模樣、人品、財產有枝添葉地詳細說了一遍，說的孫大娘越想越覺着滿意。談來談去，連誰出頭保媒、怎麼訂婚的細節，都商量好

了。

四

不提這母女二人坐在炕上打如意算盤，且說玉蘭。

就在玉珍母女談論玉蘭婚事的時候，玉蘭正跟她的對象在海河沿散步談天；他們倆談的，跟玉珍母女談的內容一模一樣，也是在談論婚事。

玉蘭這個對象，是她同一車間工作的工友，名叫林大和。他們倆早就對上心思了，不過在那舊社會裏，封建壓力很大，他們又年輕，雖然有心思也不敢明白地表示出來。現在，他們倆都是團員，在一個小組裏過組織生活，又在一個行政小組幹活，常在一起研究工作，常在一塊學習；有時爲了工作，學習還互相幫助。星期天，兩人一起參加集體活動……總之，在一塊的時間多了，彼此把對方的性情也摸透了，互相了解得越深刻，兩人的愛情也就更深厚。打個比方吧：他們倆的感情，就像飄進水裏的雪花一樣，是自然而然溶合在一起的。

這天，他們倆已經談到訂婚問題。大和說：「咱倆在一起日子也不少了，年紀也不小了，談這個問題，可正是時候啦。我呢，沒家沒業，光桿一個，團，就是我的母親，我跟團的領導上談一下，也就行了。你呢，你說你媽媽腦筋多多少少還有點封建，要是這樣，我看多少還有點麻煩，不如及早跟她老人家說開囉，咱就把事兒辦了。你看怎麼樣？」玉蘭道：「我是什麼意見也沒有。只是我媽媽這關的確有點枕頭。我倒不是不願意跟她的封建思想作鬥爭，因為我父親死的早，姐姐出了門子，媽媽跟前就我一個親人，我總覺着應該緩緩和和地跟她老人家說開囉。可是我怕她生氣，有好幾次想說都沒張開口。你放心吧，不管怎麼樣，咱倆算是定下了，也就是時間上的早晚罷咧。趕明兒我找個機會，跟我媽媽透個話風，我想不會有多大的問題吧。」大和緊握玉蘭的手，說道：「時間早晚倒沒關係，只要咱倆互相把心思表明，我就放心了。」

這天晚上，玉蘭九點多鐘才到家，進門一看，媽媽跟姐姐帶着兩個小外甥已經睡下了。